



## 文稿：机会奖学生荣誉奖得主 **Thenuri Poththewela**

我是移民父母引以为傲的产物，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是被这一事实所激发的。我带着看动画片一样的热情观看 CNN 新闻，因为听到政治专家讲述移民的话题，对我有着切身的关系，从而激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回想起我最初的行动主义时，这很可能就是它的起点。甚至在小学的时候，我在竞选五年级级长时，就谈论了不平等的问题——所用的示例是学校内弄坏的浴室锁。

当我开始上高中时，我想成为一名律师。我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在高中成为辩论队队长。我们与来自私立学校和专门学校的学生竞赛。我们通常是在场唯一的公立学校学生和有色人种的学生。这段经历经常会引发我的队友们围绕代表制的重要性进行讨论。我们的观点往往是同龄人闻所未闻的，这使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见解。

这些经历为我成为一名律师的目标提供了动力。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都上过课。我参加了模拟法庭和模拟审判的比赛。但更重要的是，我上了恢复性司法的课程。这启发了我和我的联合创始人游说我校领导层，提出一个由学生主导的恢复性司法倡议，在这项倡议中，学生将由同龄人而不是成年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进入和平圈，并从解决方案单中作出选择。

另一个论点——停学——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黑人和拉丁裔同学，在同样的罪行下，他们的停学时间比白人同龄人更长。这是史坦顿岛公立学校的第一个此类项目，我曾寻求主管的支持，以在整个行政区实施恢复性司法项目。

我对社会公正主义问题的热情无疑影响了我目前的主张，但在 **OppNet**，我学到了代表权和盟友的力量。我获得了在拉贾·拉杰斯瓦里法官那里实习的机会，她是第一位通过索尼娅和塞丽娜·索托马约尔司法实习计划成为纽约市法官的南亚女性，并有幸遇见了最高法院法官索托马约尔，他告诉我“要继续通过我的工作来激励他人”。无论我的 **OppNet** 导师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我成长为行动主义者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建立人际网络，让我找到了恢复性司法倡议的联合创始人。

重要的是，OppNet 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社区中不同声音的代表制强调了代表制的价值。代表制激发了我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创建了一个跨领域的女权主义俱乐部和一个恢复性的司法倡议，以抑制陈旧的性别角色和不公正的学校到监狱渠道的循环。

今年秋天，我将进入康奈尔大学，在那里，我将把我的经验和我在 OppNet 课程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实施社会变革，并促进必要的代表制。没有代表制，就不会有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毕生致力于为那些没有被倾听的人的声音创造空间。